

Angon Lopez

Anton Chekhov

# 套中人

俄罗斯]契诃夫 著 童道明 译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套中人 / (俄罗斯) 契诃夫著; 童道明译. — 北京: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6.9  
ISBN 978-7-5302-1555-5

I. ①套… II. ①契… ②童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俄罗斯—近代 IV. ①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34076 号

套中人

TAO ZHONG REN

[俄罗斯] 契诃夫 著 童道明 译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 
邮 编 100120  
网 址 www.bph.com.cn  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 
电 话 (010) 68423599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 
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
开 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  
印 张 7.625  
字 数 137 千字  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555-5  
定 价 28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# 序

童道明

## 1

契诃夫是 19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写作的，那时他还是莫斯科大学医学系的学生，作品以幽默小品居多，都用笔名发表，用得最多的笔名是安·契洪特，因此也有学者把契诃夫创作的第一个时期称作“契洪特时期”。

这个时期也有公认的几篇传世佳作，如《一个官员的死亡》（1883）、《胖子和瘦子》（1883）。这两个尽管篇幅不长但人物形象刻画得极为鲜明的作品，也凸显了青年契诃夫一项道德诉求——“在人群中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”（1879 年 4 月 6 日致弟弟米沙信）

“一个小官”在一位将军面前的恐惧，一个“瘦子”在一个“胖子”面前的谄媚，都是“在人群中”丢掉了“自己的尊严”。

契诃夫怀着悲悯之情，摹写了两个小人物在所谓的大人物面前丧失“自己的尊严”的过程，让人悯笑，也让人思索。

## 2

契诃夫小说创作的新阶段是哪一个作品作为标志的？学界大致有两个选择。

一种观点是把《猎人》（1885）视为新阶段的开端。

这篇小说，一反先前的幽默小品笔法，开始有了气韵生动的抒情。《猎人》的开头是一段情景交融的文字：

“一个酷热难耐的中午，空中没有一点云彩……被太阳晒枯了的青草，神情愁苦、绝望……森林默默地挺立着，纹丝不动，好像是用树梢往某处眺望着，或是在期待着什么。”

文学前辈格利戈罗维奇（1822—1899）读过《猎人》后，于1886年3月25日给契诃夫写信，对契诃夫的天赋表示赞赏，这是俄国文坛前辈对契诃夫的头一次眷顾和“发现”。

另一种观点是把《苦恼》（1886）视为契诃夫创作的转折点。《苦恼》一出现，人们发现：先前编写幽默故事的契洪特，变成了咀嚼人类苦恼的契诃夫。

《苦恼》的题词来自《圣经》：“我向谁去诉说我的痛苦？”小说主人公马车夫姚纳的儿子刚死去不久，他要把心中的丧子之痛向人倾诉，但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倾听他心中的苦恼，于是，姚

纳最后不得不把他的全部痛苦诉说给那匹他饲养的小母马听。小说的结尾，竟是这样一句：

“小母马嚼着草，倾听着，朝自己主人的手上喷着热气……姚纳讲得出了神，把所有要说的话，统统讲给了它听。”

“人与人的隔膜”，后来成了20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。契诃夫是这一文学主题的开启者。

### 3

契诃夫生于1860年，俄罗斯的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开始了。比契诃夫小三岁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自传《我的艺术生活》中这样开篇：“我于1863年出生于莫斯科，那正是两个时代交接的时期……我亲眼看到在俄罗斯出现了铁路……”

俄罗斯的现代化是从修铁路开始的。小说《灯火》（1888）的主人公阿纳尼耶夫就是个修铁路的工程师，而第一人称的“我”正“身处于一条刚刚开工修建的铁路上”，那一片满地狼藉的工地，“被黑暗染成一种最单调的颜色，给这片大地平添了一种奇怪的、野蛮的景象……”

修铁路就需要枕木，就需要砍树。俄罗斯森林在这个现代化过程中遭遇到了空前的劫难，随之而来的，是河流枯竭、鸟兽绝迹。而契诃夫最早通过文学作品发出了生态危机的警告。从这个意义而言，《牧笛》（1887）也是一篇标志性的作品。

《牧笛》写一个田庄管家和一个会吹牧笛的老牧人在树林里的相遇，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诉说自然环境的不断恶化——树木少了，河水小了，鸟兽不见了。小说最后以悲凉的牧笛声终结：

“当牧笛的最高音颤抖地在天空中飘过，宛如一个哭泣着的人的悲鸣，他（即田庄管家）感到无比的痛苦，也为大自然的无序感到委屈。”

#### 4

伴随着自然界的生态危机的，还有人的精神危机。契诃夫发现了一个当时还很少有人说清楚的道理：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人因为贫穷而痛苦，但也有人因为拥有财富而痛苦。小说《出诊》（1898）就写了一个人因为拥有财富而痛苦的故事。

医生柯罗廖夫去到一个拥有五座厂房的工厂主家“出诊”，工厂主的千金小姐丽扎得了个怪病，任凭吃什么药都不见效。医生在这个工厂里盘桓了几天后终于明白，“她应该尽快摆脱这五座厂房和她可能继承的百万家产，应该摆脱那个每晚都监视着她的魔鬼……”

在表现物质与精神的冲突方面，《醋栗》（1898）也是个代表作。它写了一个因沉溺于世俗的物质享受而丧失了精神追求的庸人。这位名叫尼古拉·伊凡内奇的庸人，把一生的追求定位在能吃到自己庄园生长出来的醋栗。最后他如愿以偿了：“尼古拉·伊

凡内奇笑了，他默默地瞧了醋栗一分钟，含着眼泪——由于激动，他一时说不出话来，然后他把一粒醋栗放进口中……高兴地说：“多么好吃！”

## 5

1890年，契诃夫作了一次艰辛的远行——到流放犯人聚居地萨哈林岛逗留考察了三个月零两天。带着从人间地狱归来的印象，他写作了《第六病室》（1892）。这个收治精神病人的“第六病室”，就是一个从精神到肉体奴役着良善的社会精英的“人间地狱”。

《第六病室》也许是契诃夫写作的调子最为灰暗的小说，这是因为必须让这个社会看清自己，为自己的黑暗害怕。少年列宁读完《第六病室》之后，甚至感觉到自己似乎也置身到了这个“第六病室。”

从地狱般的萨哈林岛归来之后，契诃夫更加感受到自由的可贵。

《套中人》（1898）也许是契诃夫的一个最有知名度的小说。那个“即便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出门，也穿上套鞋，带上两伞”的别里科夫，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。“套子”是个象征，象征着一切束缚着人的陈规陋习，这个“极力把自己的思想装在套子里”的“套中人”，实际上也是一个最最不自由的人。



万幸，别里科夫后来死了，“套中人”的死亡，伴随着小说收尾时唱出的自由之歌：“啊嘿，自由，自由！甚至仅仅是对自由的某种暗示，甚至是对自由的微小希望，都能给灵魂插上翅膀，难道不是这样？”

## 6

契诃夫一般不给自己的作品作评价，但蒲宁的回忆录里却记录了一段契诃夫表示偏爱《大学生》（1894）的自白：“我算什么‘忧郁的人’……我算什么‘悲观主义者’？要知道在我自己的作品中，我最喜欢的短篇小说就是《大学生》。”

大学生伊凡归家途中，走进了一个有母女两个村姑经营的菜园子。在烧得正旺的篝火旁，伊凡给她俩讲了耶稣受难的故事。母女二人听了之后都受到了感动，流出了眼泪，大学生因此受到了鼓舞，因为他由此想到“过去与现在是由一连串连绵不断、由此及彼的事件联系起来的”，想到那一千九百年前曾“指引过人类生活的真与美，直到今天还在连续不断地指引着人类生活”。

这是契诃夫的乐观主义。

## 7

契诃夫早期小说的知名主人公都是男性，从1885年起，他便

越发关注女性形象的塑造，而且还发表了应该如何描写女人的心得体会：“应该这样描写女人，让读者感觉到您是敞开了背心，解掉了领带在写作。描写大自然也应如此。请把自由交给自己！”

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用“如此的光明，如此的柔情”来形容契诃夫的形象特征。难怪契诃夫能写出像纳金卡（《玩笑》，1886）、阿纽塔（《阿纽塔》，1886）、米修司（《带阁楼的房子》，1896）等心灵如此美好的少女。还有那个让人爱怜的索菲娅（《大小瓦洛佳》，1893），还有愿意将“别人的不幸”当成自己的不幸的维罗奇卡（《别人的不幸》，1886），更不要说那个已经向着光明的新生活迎面走去的《未婚妻》（1903）的女主人公了。

随着女性形象的涌现，爱情题材也随之而出现。契诃夫的作品中，少有美满的爱情结局，像独幕剧《求婚》中的喜剧性的大团圆结局，在小说中少见。

契诃夫写得最让人动情的，倒是一些“有情人难成眷属”的故事。如《薇罗奇卡》（1887），《带阁楼的房子》（1896）等。

如果说契诃夫倾全力抒写爱情的小说，那就是《牵小狗的女人》（1899）了。但契诃夫并没有着墨去描写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肌肤之亲。他着力要表现的，是当真正的爱情在人的心中萌生之后，人的精神会发生什么样的升华。

《关于爱情》（1898）也写了一个未获正果的暗恋在心的故事。只是到了男女主人公要分手的时候，才相互表白了爱情。这

时，主人公才“怀着心中的灼痛终于明白：所有那些曾经妨碍我们相爱的东西，是多么的渺小，多么的不必要，多么的自欺欺人……当你爱着，对于这份爱情，你就得超越所谓的幸福或不幸、罪孽或善行的通俗观念，去作更高层次的思考，或者干脆不作思考”。

## 8

1960年，全世界都在纪念契诃夫诞生一百周年。俄罗斯作家爱伦堡写了本名叫《重读契诃夫》的书。爱伦堡从契诃夫的无以伦比的谦虚的秉性说起，认为契诃夫的简洁的文风也和他的谦逊的人格不无关系。

然后又说起契诃夫的无往而不可爱的善良，把“文如其人”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致；爱伦堡断言：“如果契诃夫没有他那少有的善良，就写不出后来他写出来的那些作品。”

1960年我初读《重读契诃夫》，并没有十分在意爱伦堡的这句断言，20年后当我重读《重读契诃夫》，才意识到了这句话的弥足珍贵。因为的确是这样的：不管我们阅读契诃夫的什么作品，我们都能感觉到在我们谈到的这些文字后，有一个可爱的作者的存在，感觉到有一颗善良的心在跳动。

目  
录

- 001 一个官员的死亡  
005 胖子和瘦子  
008 苦 恼  
017 万 卡  
023 没有希望的人  
029 与众不同的人  
036 牧 笛  
047 第六病室  
125 大学生  
131 在故乡  
147 套中人  
165 出 诊  
181 醋 栗  
195 在圣诞节庆日  
202 未婚妻

## 一个官员的死亡

在一个美妙的夜晚，一个同样美妙的庶务官伊凡·德米特里奇·契尔甫雅柯夫正坐在剧院池座第二排的座椅上，举着望远镜，观赏《科尔涅维利的钟声》，他看着演出，心旷神怡，但突然间——在小说里，常常能遇到“但突然间”。小说作家自有道理，生活中充满着意外呀！但突然问他皱起眉头，连呼吸也停住了——他把望远镜移开，弯下腰去……阿嚏一声！他打了个喷嚏。无论是什么人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打喷嚏都不犯法。庄稼汉打喷嚏，警官打喷嚏，有时连三等文官也打喷嚏，人人都打喷嚏，契尔甫雅柯夫并不感到尴尬，他用手帕擦拭了一下脸面，像一个有教养的人那样，四下看了看：他的喷嚏是否打扰了什么人。这一看倒真让他感到尴尬了，他看到坐在他前边的一个老头，正在用手帕擦他的秃头和脖子，嘴里还在嘟囔着什么，契尔甫雅柯夫认

出这老头是文职将军伯利兹若洛夫，在交通部任职。我的唾沫星子喷到他了，契尔甫雅柯夫这样想。他虽然不是我的顶头上司，但总归不妥当，得道个歉。

契尔甫雅柯夫咳了一声，身子往前倾移，凑近将军的耳朵小声说：“大人，请原谅，我的唾沫星子喷着您了……我不小心……”

“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……”

“看在上帝分上，请您原谅。要知道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

“啊嘿，您坐下吧，让我听戏。”

契尔甫雅柯夫很尴尬，傻乎乎地笑了笑，继续看舞台上的演出，但先前心旷神怡的感觉已经无影无踪，不安开始折磨他。剧场中间休息的时候，他走近伯利兹若洛夫，在他跟前来回磨蹭，终于鼓起了勇气，惴惴不安地说：“大人，我的唾沫星子喷着您了……请您原谅……我不是故意的……”

“啊嘿，够了，我已经忘记了。您还一个劲儿唠叨。”将军说着，下嘴唇不耐烦地抽动着。

“说是忘记了，可他的眼睛却透着怒气，”契尔甫雅柯夫忧心忡忡地瞅着将军这样想，“他还不想说话，得向他解释解释，我完全不是故意的……这是人的生理本能，否则他会想我是有意朝他打喷嚏，他现在不这样想，过后就会这样想……”

回到家里，契尔甫雅柯夫把自己失礼的事告诉了妻子，他觉得妻子对事态的严重性估计不足，她先是慌张了一下，后来得知

将军来自别的部门，也就完全放心了。

“不过你还是去一下，赔个不是，”她说，“否则他会以为你在公共场合不懂规矩。”

“问题就在这里，我道过歉了。但他的反应奇怪得很……一句实在的话也不说。当然也没有说话的时间。”

第二天，契尔甫雅柯夫穿了一身新的制服，理了个发，去向伯利兹若洛夫作解释……

走进将军的接待室，里边已有不少来此求见的人，将军就坐在他们的中间。他已经开始接见，询问了几个来访者之后，将军抬头见到了契尔甫雅柯夫。

“大人，如果您还记得，昨天在阿尔卡季娅剧院，”庶务官开始报告，“我无意之中打了个喷嚏……喷到了您……请原谅……”

“什么鬼名堂……真是天晓得！你有什么需求？”将军把脸转向下一位求见者。

“他不想理我，”契尔甫雅柯夫想，脸都白了，“这么说他生气了……不，这可不行，我得向他解释清楚……”

将军和最后一位来访者谈过后，正要朝内室走去，契尔甫雅柯夫尾随着他，喃喃地说：“大人，如果我斗胆再次打扰您，完全是出于一种可以称之为悔恨的感情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恳求您相信！”

将军哭丧着脸，摆了摆手：“先生，您这是在跟我开玩笑

吧!”将军说着走进了内室。

“这怎么是开玩笑呢?”契尔甫雅柯夫想,“这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思啊。将军理解不了。既然如此,我再也不在这号高傲的贵人面前赔礼道歉了!见鬼去吧!给他写封信完事。再也不来了!真的再也不来了!”

他这样想着,回到了家。他没有给将军写信,左思右想,怎么也想不出这封信该怎么写。只好第二天再去登门拜访。

“我昨天打扰过大人,”他小心翼翼地说,将军向他投去疑惑的目光,“这不是如您说的开玩笑,我向您道歉,是因为我打了个喷嚏,唾沫星子喷到您了……我可没有开玩笑。我敢开玩笑吗?如果我能这样开玩笑,就谈不上对人的尊重……我们绝不……”

“滚出去!”将军突然大吼一声,脸色铁青,浑身发抖。

“什么?”契尔甫雅柯夫轻声问道,吓得目瞪口呆。

“滚出去!!”将军跺着脚又喊了一声。

在契尔甫雅柯夫的肚子里,似乎有样东西断裂了,他什么也看不见,什么也听不见,退到门口,走上街头,步履蹒跚……他恍恍惚惚地走回家里,还没有脱下制服,就躺倒在沙发上,便……死了。

— 一八八三年



## 胖子和瘦子

在尼古拉铁路线的一个车站上，两个朋友相遇了：一个是胖子，一个是瘦子。胖子刚刚在车站里用了午餐，两片嘴唇还油光闪闪，宛如熟透了的樱桃。身上也散发着葡萄酒和香橙花的味道。瘦子刚下火车，带着一些皮箱、包袱和硬纸匣，身上冒出肉肠和咖啡的气味。他身后站着一个瘦女人，下巴很长，是他的妻子；还有一个眯缝着眼的中学生，是他的儿子。

“波尔菲里！”胖子见到瘦子，高喊，“是你吧？我的好朋友！多年不见啦！”

“天哪！”瘦子惊叫，“是米沙！童年的伙伴！你这是从哪儿来？”

两个朋友拥抱着接了三次吻，互相对视着，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泪光。两人都惊喜不已。